

海边出现了一个沙子组成的人，他问我，“孩子，你有没有见过我的世界？”

“你的世界？”

“是的，我的世界，它是一片黑暗的，温暖的，被似乎融化了的物质包裹的世界。它没有空气，没有昼夜，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模样。”

“为什么你问我？我只是匆匆经过的路人，无从得知你的世界。”

“我以为在你的眼中看到了答案。”

“什么？”

“你看着我，我随着光线进入你的眼睛，我看见了你眼中的黑暗是什么样子的。你有见过黑水（dark water）吗？”

“黑水？你是说黑色的水（water in dark）？”

“黑水是我的世界，它每时每刻都围绕着我。现在我把它搞丢了，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为自己和一堆沙子对话而感到荒谬，我继续往前走，海风一吹，沙子就飘散了。

在这个项目开始之前，我遭遇了这样一个梦境，我已经记不清是哪天发生的，但是这样一个遭遇萦绕着我的思绪，我在场地（site）里看到一个颜色特别深的湖，我感到似曾相识（dèjà vu）。它就是像那个人说的黑水（water in dark），特别黑，但是，我想，也只是巧合罢了。

我确实是对黑暗中的水很感兴趣。这个远发生在那场梦之前，我喜欢在我的家乡，在半夜时去海边看海，那个时候的水是无法与天空分辨的，过分黑暗的环境使得眼睛看不清水与其他环境的边界，水的边缘好像被羽化了。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感觉：你明明知道空气，陆地，和水是三种物态完全不同的物质，一个虚空，一个包容，一个坚硬。可在眼前的黑暗中，它们融为一体。但是你的理性认知告诉你，你眼前看起来一样的景象包含了这三种不同的物质，于是黑暗变得有了层次，你知道眼前有一些东西但你就是怎么都看不见它，就像盯着黑洞一样，或者像，当你在黑暗中看着一个人，但你怎么都看不清，对方是否也在看你——我喜欢这种感觉，好像我终于到达了 I 能够认识的世界的边界，这是物质层面的边界，也是经验层面的边界，而我渴望它的回应。

我决定以这个为研究对象展开我的项目，我聚焦在那个湖之上，因为在夜晚甚至傍晚，它也能给我类似的感觉。我想要以此为基础继续我的探索。

我首先想到用同样的方式去感受这个湖，于是我找了一个晚上站在湖边。我感觉到身前的一大片黑暗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虚空（void），也是听觉上的：我能听到的是远处火车经过的声音，头顶树叶掉落的声音，脚下的杂草，更远处的谈笑声，唯有身前的一大片区域，就像一个巨大的泡泡一样，安静得让人忧伤——这一片区域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它不只是湖水，烂泥，杂草和树木，它也包含了像黑洞一般厚重（thick）的黑暗，还有像真空一样干净的寂静（silence）——这些物质或存在给我的感受是一致的，我想用一种现象学的视角把它们包裹在一起去考察。我把这种给予我一致的感受的物质与环境的组合（assemblage）叫做黑水（dark water），它让我联想起那场梦里相似的描述。



“你似乎睡着了，孩子。”

“孩子，如果你找到了我的世界的话，请你回到那片沙滩，我会在那里等你，请告诉我它去了哪里。”

我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很短，只有两句话，没有视觉影像，可我能够分辨出对我说话的人就是那个沙子做的人。我感到奇怪，几天内同样的人出现在梦里，这是实在罕见。在我的家乡，有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叫“托梦”：死去的灵魂通过梦境向活着的人传递信息。这很像我的遭遇。它是谁？为什么托梦给我？我不是喜欢神秘学的人，但我打算暂时把托梦作为一种解释模型。

项目的周期很短，我必须抓紧做研究，但艺术研究又是紧张不了的——无论如何，我第二次来到了这个湖。

这次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如果仔细盯着黑暗看，看的足够久，会注意到有一些微弱的星星点点的“噪点”，在暗中闪烁。它们是什么？出于好奇我开始研究人眼，我发现，人眼在黑暗中会切换感光细胞，从视锥细胞切换成视杆细胞，它负责在黑暗中捕捉细节。那些“噪点”被称为“光幻视（phosphene）”，是大脑为了帮助看清黑暗中的物体，主动增加的视觉随机信号，这种信号来自记忆，大脑通过记忆尝试补全黑暗中的细节。

这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信息，它告诉我的，我观察黑水（dark water）只能通过视杆细胞，并且我的观测永远会受到我的记忆干扰。为了更了解自己的观测偏见和主观因素，我继续研究视杆细胞——视杆细胞早在五亿三千万年前的远古鱼类的眼睛中就有相似的组织存在，比如海口鱼（Haikouichthys），人类包括其他脊椎动物最古老的祖先。它们生活在海底的弱光环境，黑暗的海水是它们每天的生活环境，也是它们的世界。

我似乎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联系，通过一个相似的身体细胞，我把自己与远古的祖先串联，还有我的研究对象黑水串联了起来。海口鱼或许会更了解黑水？从它们的经验来看，它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海水，因此并没有像人类一样关于水和空气的区分，在它们的世界观里，水和空气就是一体的。同时，它们也在用同一种细胞观察世界。

我好奇当我把基于视杆细胞形成的视线埋进黑色的水中时，会看到什么？我的远古基因会被激活吗？哈哈，我不知道，但我很感兴趣。我从亚马逊上买了一个潜望镜，我打算在岸边用它观察水里的景象。

很快我就进行了实验。我找到了离水最近的一处岸边，可仍然需要跨越烂泥接近水面，我找到了三根粗壮的树枝，搭成一个基座，踩在上面爬行着来到了末端离水最近的地方。下一步，我需要弯折身体使眼睛降低到离水面二十厘米的高度。这是最困难的步骤，我艰难地在保持支撑的情况下更换姿势，然后努力弯折躯干，终于形成了一个可以达到那个深度的姿势。当我把头放到潜望镜后面准备观察时，我的身体已完全弯折，并且必须借助心脏部分的身体支撑全身，同时为了保持不动我必须屏住呼吸——巨大的压抑感。我感觉听觉在逐渐消失，似乎在那水面二十厘米之上的距离里，我进入了地球深处，进入了海底，没有声音，巨大的压力。透过潜望镜，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光亮，这个水吞噬了所有的光线。同时我在靠近它的周围之后闻到了腐败的气味，植物的尸体——地狱一般的地方，所有喊叫、生机、与光亮都在那个二十厘米内消失。我感到恐惧，马上折返回家。



“你好像又睡着了，孩子。

在那个地方，你有发现什么吗？”

“我想我好像找到了你说的世界，那个地方没有空气，没有昼夜，甚至没有光亮和生命，自始至终，它都是一个模样。”我回答道，“我感到恐惧。”

第二章 梦魇 Nightmare

十月二十四日，我做了一个梦。在紫禁城里，我和朋友在桥上行走，河岸上有一只巨大的螃蟹，我们观察着它，直到它潜入水里。我无法看见它的下潜，但我可以听见它发出的巨大的声音，混合着愤怒，绝望，悲怆，与凄凉。它在另一边的河岸浮出，并开始吃人。身边的阿拉伯朋友让我跪下向祂祈祷。祂并没有停下，我们就开始往城外跑去。只有我和那位阿拉伯朋友成功逃了出来。他说他要划船回去继续工作，我担忧，但还是祝他平安。

我离开了紫禁城，但仍然不敢靠近河边，城内外的河流相通，它永远可以找得到我。我继续逃跑，遇到了在岸边停放的一排汽车，一个在树林里等待朋友的男人，一个妓女，一个佛教寺庙，一条黑色的河侵蚀着其他的河。我再也忍受不了，上午八点十分，我醒了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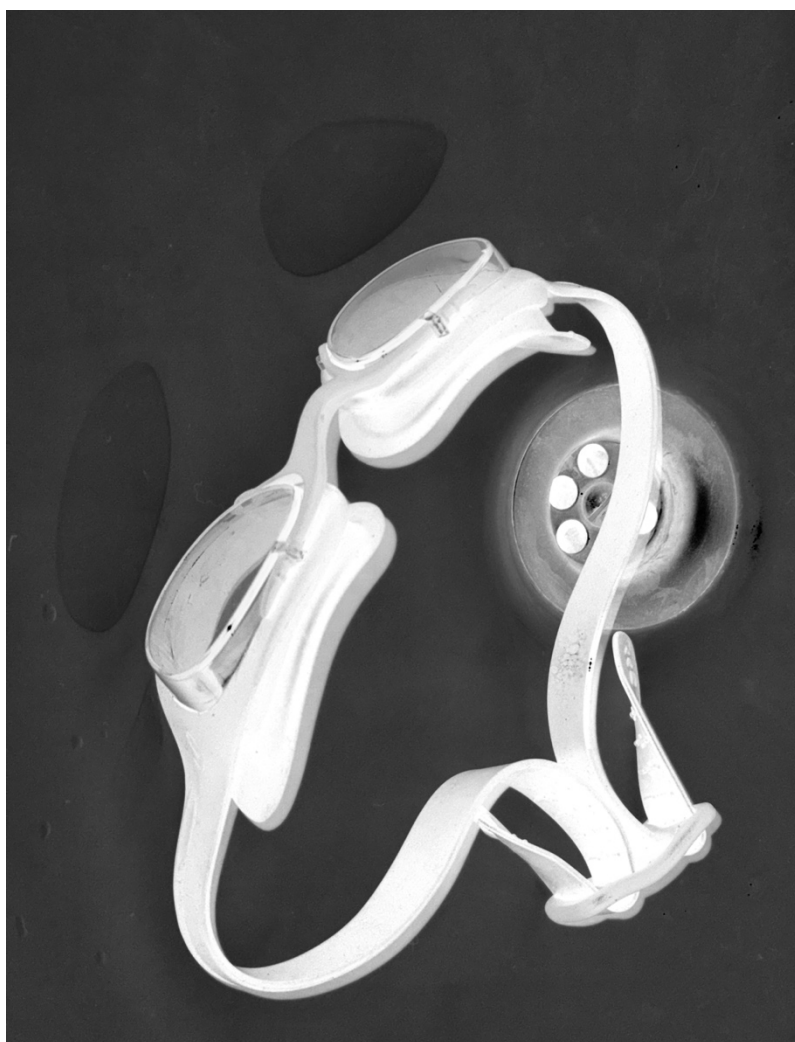
那几天我开始害怕这个项目，我开始害怕在夜晚前往那个湖边。我一直回忆起水底的植物尸体，那个腐败的气味，沦陷的泥土。清醒过来后，我又对这种地狱般的情景着迷——像弗洛伊德说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一样。我想要真正地把头放进去，看看水里的景象。

欲望最终没法战胜恐惧，我最终决定在家里的洗手台进行这个实验。我戴上游泳眼镜，关闭阀门，开始往水池里放水，水位合适时，我停下，关上了灯。谨慎地，睁着眼睛，我把头一点点低下。在黑暗中我看不见任何事物，放慢的动作使距离感丧失，我几乎不知道自己距离水面还有多远，只能继续下潜。

最先进入水里的并不是鼻子，而是我的刘海。这是一种很无助的感觉——我的皮肤还没接触，身体已经被迫和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皮肤真正接触水面的那一刻开始这种感受才发生改变。轻柔的动作使得我可以感受到水面在我的皮肤表面的张力作用，我的每一根面部毛发，是如何一个个与水相继接触，并在一瞬间由于张力而被向下拉伸的。与此同时，温度的感受也在变得柔软，从一开始冰凉的刺激，很快周围的水就温暖了起来。黑水（dark water），

就像没有任何力量的风一样，包裹住了我。这个过程并不是无趣或空洞的，相反由于这些细节的存在，潜入黑水（dark water）反而是一种感官分离的愉悦过程——被看不见的物质抚摸。

我想，我战胜了对黑水（dark water）的恐惧。黑水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样可怕，它甚至是如此温柔的存在。



第三章 从梦里出生 Born from Dream

“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世界迎来了新的曙光！在中国终于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年，我的爸爸妈妈相爱了。ta 们度过了幸福时光，恋爱第三年，我出生在了六月的黎明。

我和海口鱼一样，曾经生活在漆黑的水中，它们压抑着我，让我无法进入空气，也无法进入光亮，黑水（dark water）也是我曾经的所有世界。我所有的食物和空气来自我的母亲，我是寄生在她体内的，我从她身体里汲取所有我的养分。这种生活环境彻底改变了我，我开始学会在黑暗里睁开眼睛，第二十六周，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一片泛着微弱红光的黑暗。

羊水的黑暗条件对于胎儿视觉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黑暗的环境确保了胎儿视觉感光的刺激阈值，使得离开母体的胎儿能够分辨出与之不同的亮光。可以说，我们的眼睛在形成初期，就一直透过视杆细胞看世界，所以人眼与大脑之间最先成熟也最熟悉的神经通路是基于视杆细胞而非视锥细胞的，就和我们观察黑水（darkwater）时使用的神经通路一样——如果说看着黑水（dark water）有一种神奇的亲切感和平静，那或许是有生理学依据的。

为了更多地去感受这种亲切感，我又在夜晚回到了那个湖边。湖水很平静，没有任何波澜，似乎有些单调。经过一阵徘徊无果，我打算骑车返回。返回时我没开灯，因为我发现眼睛适应了完全的黑暗之后，能看见的反而比开车灯更多。我就关着车灯在公园里乱晃，任我的视杆细胞给予我导航的方向。这个感觉很好，我很快就熟悉了这种视觉。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五点三亿年前的海口鱼，在海底遨游，周围的树林是巨大的珊瑚礁，这片海底没有捕猎者，我完全放心地游荡着。在黑暗里没有任何人能发现我，也没有任何事物会被我改变。战胜了对黑水的恐惧，这个感觉很好；更好的感觉是，我像水一样在黑暗中获得了无尽的空间自由，在黑暗中隐藏，在黑水中流动。

我爱上了黑水，也爱上了成为黑水（dark water）本身。婴童时的经验让我能够感受到成为黑暗中流动的水一样的自由——黑水并不是死亡性的，黑水是生命性的。生命无处不在。



“看起来你找到你的世界了。”

“是的，我需要感谢你，孩子。在你骑车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世界是可以被自己创造的。”

“你要走了吗？我，我还想去海边送送你。”

“谢谢，我没有要去哪里，你忘了，我本身就是你的世界。”

终章 穿梭梦境 Across the Dreams

黑水（dark water），当我终于可以直面虚空、寂静、死亡，并成为你时，我可以和你谈谈时间了——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循环、和你的未来。告诉我，未来的你会是什么样的，未来的我又是怎样的？

……（未完待续，2025.12）

This essay is the outcome of the academic studio: Research with Non-human Informants: Archival Methods for Future Stories (2025 Fall) in the Critical Inquiry Lab, Design Academy Eindhoven. Unauthorized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is prohibited. The English version is a translated version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and edited for linguistic precision, readability, coherence, and print optimization (rev. 12.2025). All images are courtesy of the author unless otherwise noted.

Check for Update: <http://shenhuanlu.com/research.html>